

嗜战

"如果不是有不得不战的理由，谁想要以生死豪赌呢"天呪

那战鬼说到"像你这样逼到不得不战时才出手的家伙，比好战嗜战的野兽，战斗经验和战斗的嗜好勇猛都要更弱一等"

"全力收敛克制于冒生命危险战斗的人，反而在战斗更容易失去生命。嗜好死亡的战斗的野兽，反而在一次次搏杀中更容易幸存下来"

以及.....在战斗时的心的波澜。这就是天呪所强大的地方。全然在心流之中，全然在战斗之中，没有摇摆，肌肉束紧而拉动灵活

天呪"像你这样以别人的生命为纵容自己嗜战的狂醉欲望的酒的野兽....."

"为了在那生与死的悬崖边上悬吊摇晃的一时殊死博奕的刺激，为了那一时世界倾倒的狂醉状态，为了经历那生死悬殊的博奕和突破恐怖的奋勇狂乱的猛扑一般的攻击，为了那一时在死亡边上悬吊的、近乎于神性的享乐"

酒神（碎片）

酒神从空中落下，坠至加油站顶上，加油站顶碎裂为块，在碎裂爆起的一瞬画面停顿了一下，那些大碎块向天
倪冲去

与大碎块飞出的同时，酒神也如野兽一般随着碎块向天倪奔去，速度与碎块飞行的速度相同

天倪在一堵墙边，有些慌乱地（不像祂的作风）左闪右避那些大碎块之后，被随之而来的酒神一把按在墙上
墙在此强烈的冲击下出现了裂纹。天倪的头撞上墙又弹了一下

酒神霎时间将天倪的断骨破血恢复，然后把祂甩出几米之外，顺畅地接起下一次战斗而毫无迟滞

一般人面对这样的情况，心会怎么想，已经“明知”自己打不过了，有些desperate了，开始拖着自己的身体消极应
战了（或者有些这么想的成分，对吧）

但天倪不是这样

因此酒神才看中祂，不是吗？



飞絮

这寒冷荒芜的宇宙的偏远一隅
太阳如一片小小的飞絮一般，照亮了这个小小的世界
照亮了无垠宇宙中的这一粒浮沉

(构图，太阳系在空远宇宙的画面左下角)

Road to infinity

任何道路，哪怕是一千亿、数万亿，都离无穷 无限遥远

没有任何道路，哪怕是一千亿，数万亿，也不能通向无穷，与无穷有着绝对的分隔

然而，此处.....

Road towards infinity

Road to infinity

“花园”

当我从那无穷无尽的分形的三千大世界中抬起头时

(或许“大世界”并不恰当，因为“大”这个字仍然让人觉得能有一个能把握的整体，能够环抱的庞然巨物。但无限是无限精细而无限广大的、在无时间内到达虚远的边缘的)

这哪是“花园”

这是“深空”下的“大旷野”

老君

老君是世界一切存在，“存在”本身对我们的化身
祂是世界对我们所说的话语，是话语这样让人间接接触的媒介
祂是一个符号

状态

战斗的状态和赶路生活的状态不是像游戏中一样割裂开来的，至少对天呪不是
在游戏中，一般游戏和战斗总是截然不同，要么就是两种系统，要么就要先郑重其事地开始一段对战前对话
而实际上，战斗是路遇险情于是顺畅地拔出剑。生活赶路是背着剑、心中暗暗紧张的状态。两者不是割裂的，
而是一个连续体中参数稍有不同的两个状态，并且它们之间的变化是连续的曲线变化

换句话说，天呪并不是“舒适的生活状态”和“肾上腺素突然升高”的两个割裂状态，而是顺畅地拔剑、伏低身体
这样的连续变化，心也是连续变化

老道

写作像中国老作家一样老道的秘诀是，你不必把自己眼前的场景像写剧本一样精确完备地描画出来，而是知道有哪些部分是在观众在阅读时在文化、潜意识上会自动补全的信息、余韵

明白一个场景里提纲挈领的东西是什么

尤其是把美的方面放在了未完全写出的余韵部分，就会让人产生“妙”感

比如，离家出走时夜空的月亮比做

一匹黑布上烫出的白洞

所有的关键信息都给到了，一匹的匹字形容夜空；“白洞”：你不需要去形容这月光是如何地散步、如何地辉映流出，白的详细状态，而是只给出“黑布上的白洞”就已经很白，很有凹陷感和边缘感

紫藤萝大瀑布

我与地神跳出紫藤萝大瀑布后
那个拉二胡的家伙接住了我，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
他为什么在那拉二胡?
“因为这里的天很高……紫藤萝花开灿烂明媚，阳光灿烂在大瀑布上”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天高无云

我望向那高楼房之上的天空

天行于万物之上

巨大得如同球穹之极，鄙见地来说，仿若一块穹顶玻璃扣在万物之上，宏伟地运转

孩子

在医院里，我们探望那个孩子一段时间了
天呴出去买苹果了
我坐在那个孩子床前
它悄悄凑上了我的耳朵，说是要对我说它的一个秘密愿望
“我的秘密愿望就是——我想再看一次蝴蝶”
我一时失语
“（它更进一步说了那次看到蝴蝶的经历）”
那是我放出的，现世最后的蝴蝶

天呴进来时
我已泪流满面

孩子 (2)

那个孩子近乎瞎了，只有一点光感
天呢与我答应了它再看一次蝴蝶的愿望
“让一个瞎子看到蝴蝶……”

我们用树影婆娑撒下的金色碎影，那在风中飞舞闪烁流动的碎影，金蝴蝶成群流淌流转变幻
在风的流动中流动、融合、破碎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他是之前的精锐弓箭手，身体精壮而瘦削

因为瞎了一只眼睛，所以现在主要料理家里的内务

看起来沉默而有些憔悴，虽然是个沉稳的人

脑子里填满了热水壶不用时必须拔掉电源、续上一些水防止意外干烧，切菜时刀刃向下防止腐蚀刀柄，拖地时各块地板的顺序等，常人偶尔做内务不会想到的、精益求精而完善的细节

有一天，刺客入侵了家里，企图从正在煮汤的他的后面袭击

他拿着锅勺应战

没有什么表情的敏捷与跳跃

很让我着迷的一个东西

有点藤本树漫画里的一个感觉，就是在紧急情况、千钧一发的情况下，人紧张地做动作，比如毫无余力的双方动作节奏紧咬的、时间上全然连续的战斗时，比如在紧急情况下闪开时，脸上的肌肉是完全松弛的、完全紧张的、不受控制的，像是麻袋一样，那样的“冷漠表情”“丑陋表情”让人着迷

再比如，头被列车平行地划过（不是被碾过，而是仅考虑我脑子里想画这个画面而我也不知道在干嘛、不考虑现实合理性的东西）（列车在头后面平行地划过，头仿若是被列车勾带着一样向左带，而身体完全没有准备所以处于松弛状态，整个人都处在横向的倾斜状态中）

这种身体全然不受自己的控制、被突然碾过、被枪击等等的无机感，像是布袋一样飘摇、跟着攻击身体的势能走，很迷人

这个时候的表情也是全然无机、凝固，脸部肌肉没有反应过来的

楼下的妇女

楼下的妇女叫唤一声“走啊！”，叫声回荡在清晨的小区楼栋里，
仿佛是在催促赖床的我

过了不久，又喊了一句“快啊——”仿佛是上帝对我继续赖床的行为感到不满，所以让她再喊了一句
这个世界的相互影响是多么奇妙啊，那个喊人的妇女或许永远不会知道她今早的喊了两声对我的影响和改变

我的小腿形状

我的小腿形状仿若一片曲线势能向前突进的、曲线流利的叶片

西游记

我觉得很幸运，西游记能成为中国人的经典，成为中国的精神底色之一

很多人去写什么“西游记内的1000个你注意不到的深刻含义”，就完全跑偏了。西游记的精髓就在你眼前，就是孙悟空啊！就是那个打翻天地的孙悟空啊

在那个“仁义礼智信”、天行有常的时代，有一只猴子敢做“齐天大圣”啊

下雨

说到下雨，刻板印象是走在街道上周围所下的雨，是抬头所见的雨
你从高处见过雨水的下落吗？

创作隧道

当一个人处在“创作准备”阶段时，他还没有成型的作品，他可以吸收的营养、可以感到感动的事情是未被自己定义和局限的，一切都可以

当一个人有了一个确切的方向和目标后，他的目光就会缩窄，从四周圆穹顶一般的广阔视野，缩窄到“能帮助自己作品”的东西。他对于感知的筛选，有了对“能加入自己风格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的强烈直觉，或者说偏见。他有了侧重点，去看事物就会着重关注某一个想要的方面，而看不见事物本身了。这是一种效率，也是一种狭隘。

雨夜枪斗

在一片漆黑的大雨中
迅速呈王冠形闪烁的黄火

在那黄色直线乱飞的丛林中（“丛林”夸张了，画面构成上黄线互相交错）
他们两人的极速共舞、交互、来回过招

烟囱之上

在那高高的烟囱之上
站着看
银天滚落、云天滚落
银色的云沉落如滚落水中的一滴墨
如同在水中滚动一般，在烟囱之上滚落下来
我站在那烟囱上看着面前的天空

天空与超市

清晨的天空盛景如此
宏伟的银色的太阳燃烧着巨云滚卷

而在超市里，这又是一个寒意渗透的清晨，上班理货物吧。超市里的员工正刚从家里出来，刚到超市整理货物。又是平凡的一模一样的一天的开始

四月花人间之后

终于，祂也变成了庸俗而美好的家伙啊

花よ散れ

创作困难

想想你之前做的令人欣喜的创作，哪一个不是从平凡的身边出发的？你现在创作已经陷入了平凡人所具有的思维，认为身边的东西都很平凡、无可欣赏，或者只能按照特定的形式欣赏。本质上是一种懒惰和节能，甚至懒于追求神性的至高享乐。你要变成平庸的人了。



池塘

那花中留出的空白中
池塘幽深（外围浅色、偏白，向内黑色、幽深）

下午

下午漫长的时间是一天中最接近永恒的时候
不时有嘎嘎的鸟叫响在小区宽阔的楼层间
天上的云仿若已全然静止，天空已然凝固入永恒
白云的一半被下午不强不弱的阳光略微轻金地照着，悠闲地静止在天空中，仿佛毫无焦虑、因为时间不会流动，世界像计算机模拟一样没有时间和意义
天空一片淡蓝与虚蓝，十分清新

奔马原野光辉天

在那下午淡蓝而静止的天空中
被太阳烫了一层金边的巨云浮走，（巨云本身是沉沉的淡紫色，上面烟雾一般分布地迷蒙地透出一点点天空
蓝）
向西方，如同原野一般奔涌而去
(如此巨大而横亘，如同原野；而滚滚开向西方的金日，如原野一般延伸)

在上面奔马，
虚远的蓝天中有轻金色的薄光撒下
在这风吹云天的午后，在这奔马向金日的白色原野上

天火大倾

那与云一同汹涌而出的辉光（轻金色、亮度极高）（照在浓云上，如同将云本身化为了光辉，灼烧焊接熔融为
了光的一条涌流）

辉光无限的天火，从中心汹涌而出，

向八个方向滚去，辐散而来

八道粗壮的涌流

（太阳仿若沉落在稀疏得能透出一点天空的黑云的棉花床中，熔融着棉花滚出八道如水一般灼热的金光，巨石
滚压出的道中充满熔岩一般）

天镜

（一般人说“天火”都会想到“极其炎热”吧？毫无想象力呢。）

天墟隙而人间生

在天的缝隙之中

在上下天空之中

人间在那个世界第一次的斜照中诞生了（下午的斜照，约莫4点左右，天空仍然澄澈广阔、云气远阔（天空的背景板没有云，只是传达出这个感觉）而没有夕阳，然而斜阳已然显出晚照的些许橙色，就是那种天间云隙开阔后，淡蓝色广阔天间的那种斜照的下午感的微妙感觉）

那云间打开了一片虚蓝的天空背景

云如海般滚动之中，

小小的、蚂蚁般的人间万物已在其中

玫瑰绽放滚动

傍晚时分

天边的云，如同一股股涌动的玫瑰绽放，
在那斜照的浪漫橙色中，那橙色仿佛带着云的锈迹
暗面是浪漫的紫色

电线杆的天域

电线杆上带着变电箱，挂满了电线
看着这横贯画面的电线杆，以及远处交错的电线杆，
天空阴沉沉的，一片银色域

另一场景
高原之上，天空广阔，高原无垠
原上有如镜一般的积水，其中斜插着一根电线杆

场景整体为银色
或者场景整体为青藏高原绿草栖水、而天空之边射来轻金色的开阔太阳光的场景



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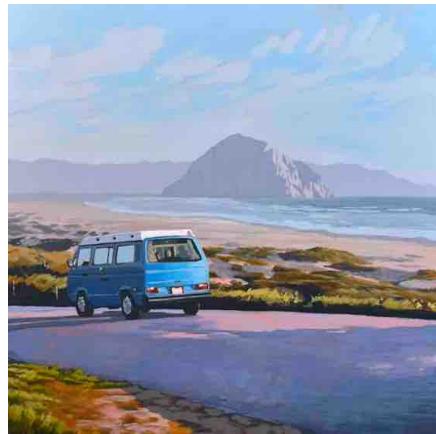
一片码得整整齐齐的、图书的岩壁中
一个莹绿发光的鱼缸，方形地嵌入其中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像一片浅水滩

天高云淡而浪漫，浅水滩的反射加强了这种感觉



车停在海边

停在海边的车.....

车里的人已然下海，在那远处的海的境中
嬉戏水溅



羊毛蜷曲

羊毛蜷曲
如同火焰一般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只关注做事的名称、印象，而不想去真正地做事？做数学、画画、学英语……因为她们不是如你想象中的印象一样完美、概括，而是不完美的、杂乱的、分神的，“我做了两个小时数学”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小时里只有数学，还有我的走神、焦虑、玩手机、东找西找、看看番茄钟的各种设置、在数学pdf里找一个概念翻了半天

你喜欢事物的名头、印象，却不喜欢它们本身，不喜欢现实本来的样子，只喜欢自己脑子里对连续而杂乱的现实抽象成的一个个孤立概念感兴趣

在余烬的天空中上升

天空犹如余烬一般，
(不是灰烬，而是一种带有火焰焦味的感觉)

天空醇白的橙色，仿若天边炉焰的余温
寂如余温

云如同灰烬，突兀地“刻蚀”在天空中，
如同灰烬散去

在这黄昏已尽的暗晚之时（“暗晚”不是晚上，暗和晚都是动词），天下小小的工业烟囱，在这烟焦味的黄昏中
(但黄昏开阔，黄昏时分的空气和天空开阔)，静静飘出黑灰的烟，向遥远的西方的远方，不言不语

此时的小区里，若隐若现地萨克斯声

地龙

如果大地被淹没，前人类无处可逃

那些开宗立派、立下了不朽的骑士
已然荣耀加身
但人子的常态，并非是献身、荣耀、克己
自私、弱懦、仗势欺人、自欺欺人、惺惺的怜悯，在左右摇摆间才更为人类所选择
与其说是处于荣耀的光芒照耀下的上帝造物，更是恶魔的子嗣

于是地龙现身
保护那些“恶魔之子”们，不受他们父辈的荣耀的光芒束缚
让那些玷名沽誉的无辜子嗣，能够安然于骑士之名下

地龙没有固定的面貌
他要示人时，便以地虫与蚯蚓的脂肌爬成一副脸庞，爬成凝脂般的身体（当然也可以不这样）

玫瑰刀

梅

那个百褶裙的剑舞人
点血梅花，银月如水如刃

梅刀

点血封喉的快刀短刀

菊刀

如同白菊花一般刺出的刀

他虽然有六只“手臂”

然而，最让人叫绝的还是那所谓“玫瑰刀”（旁人的称谓）

那刀的轨迹，如同一朵绵密玫瑰的瓣一般环绕，如同在贴紧地抚过每一片玫瑰瓣

所有刀的轨迹，看起来如同一朵旋转流动的玫瑰

其刀刃锋利与刀轨绵密如此

梅

月斩

如银月一般，冷而直接的斩击

刀刃 blade 的冷白，利落地挥动起来，如月一般克制

剑鬼

因为口吻部的皮肉都已腐坏剥离了，因此他看起来总是在笑
那已经不是腐烂了，已经是残余的风干的皮肉还黏连在骨头上

极致地通感

对感受深入地加以代入

玻璃瓶口滑溜溜的我的口水和滑溜溜的他的口水一起被塞滑入了塞底，与残酒混合在一起
感受深入地加以代入，而在语言上信息凝练而高度压缩

对整个过程的每一个「存在」都进行感受和代入，并用高度描述化的信息压缩用词描述。

对那细微的、对存在的感受的“难受”感，感到它存在而无法描述它的难受感

""

我坐在树上，在午夜中对他喊到

从古到今长在了树上

精液和血 草地

凉湿 露水 草地

惨白的桦树

木刺 我不在乎，他也不在乎

滚烫的星辰太远，在夜穹中只作碎屑。

这凉湿的草地才是我的星夜

喝酒

缺点是在进行这种通感的时候太过顺畅、心流，以至于无法及时记录。而它遗忘得又极快，常常是想完即忘



漫画的一幕

用背景一片空白的纯色来表现情绪
和漫画中用大页空白来表现讶然与震撼是一个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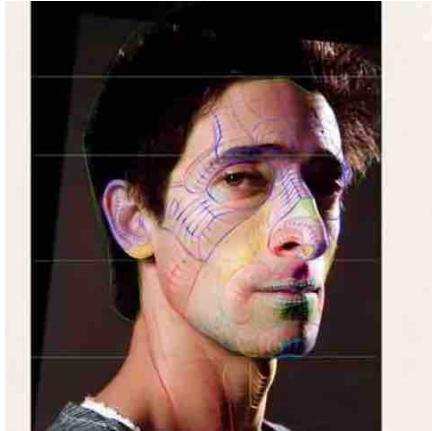
花中的旋转木马

还响着八音盒的声音

2023-11-26 Sun

虎捻花

念珠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可以用表现着脸部结构的线
滚动起来，像梵高的星夜一样
让脸的内部滚动起来，传达一种复杂的情绪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在平凡，渺小的生活中，你才能看见那人生的一件件变故有多“大”

在那处境中，你才能感受到世事的无常、世界的波澜起伏

那个母亲痛苦而绝望地躺倒在椅子上，脸上星夜滚动

生活太过浮华、富有，飞得太高了，是会变成无聊的人的。

看着地上的花草树木山河全都是蚂蚁，那你就无聊透顶。

你不是放牛娃，你看不见花的露水，你不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你只会想“气温降低空气水汽凝结”或者一些小资产情调的造作，你对它的理解不会超过“放牛娃”，尽管你说得头头是道；

你没被洪水淹过，你就只能从电视上看看荧幕里好像也没什么的水流；你没有累死累活，你就不知道那滋味。

“不得不被生活逼迫着做某事”，是一种无法复刻、无法模拟、无法用财富买来的一种经验。只有经历过才明白，没经历过的富人对这个东西的想象和模拟是可笑的。因为生活背后的主导是世界，而不是任何“穷人”。

你参与不到大浪滚滚中来，你只是习惯用富有解决所有不舒服的人，没有无法忍受的痛苦，没有辗转难眠的焦虑，没有雨过天晴的畅快与喜悦，没有感受每一个表面上的平凡人身上各自不同的神奇

你只是旁观者、观众，感受不到运动员身上的肌肉、汗水、紧张，如同野兽般的、如同神性的。你只是观众。一个富有的人可以精通弓箭、游泳、潜水……可以讲各种有趣的笑话，可以落落大方。但没有实实在在地生活过的人，没有天真过、痛苦过、焦虑过、自欺欺人过，没有体会过平凡的喜悦和生活的满足，那么他绝对是个高阈值的无聊的人。

我宁愿选择平凡的人，也不愿选择无聊的人。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很多年轻人对于财富的焦虑和羡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钱来解决，那么一切问题和痛苦好像就全都可以归咎为“钱的问题”，都可以不用追究它原本晦涩的奥秘和解决办法。

所以你也可以想见，对一切问题都不理解而只会出钱平事的人，由于解决问题的经验和理解能力匮乏，是很无聊的。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世界不是公平的，但世界是有趣的。

你到底能不能品到这滋味和神奇，就看你到底觉得这茅台酒是“一瓶辣水”还是“香醇悠长”了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人对富有，总是有一种奇妙的想象，仿佛一个人有钱了、有权了，就不是人了。实际上，你当然还是个人、只是个人。

很多人羡慕的不是真正的富人，而是他们幻想出来的那个无忧无虑只用花钱就好的意淫形象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如果你能选择富有，你难道会选择贫穷吗？"

这句话就是在说，既然人下意识地、显然地要选择富有，那不就证明富有当然地高于贫穷、当然地比贫穷更好吗？

首先，这在逻辑上就有问题。我说“不富有，作为一种世界的安排，有其价值和意义”不代表“它优于富有”；其次，富有是生来就下意识选择的东西，

人的本能设计，就是寻求痛苦的最小化，而不是寻求价值的最大化（或者说，对于人的本能，价值的衡量本身就是以“它能让我多舒服”的痛苦最小化为标尺的）。富有能让人的痛苦最小化，所以被所有人类，包括我，下意识地理所当然地选择，如果你的确是在理想情况的真空中做实验，这是毫无疑问的。

问题在于，是否本能选择的，就是“好”的。

本能选择的东西、觉得舒服的东西，是在进化中被判定为有益于生存和繁衍的东西。但你已经是人，你有权去追求生存和繁衍以外的价值，从而这套“本能判定法”便不再适用。

甚至，很多时候，正是因为你不断地寻求痛苦最小化而不得、寻求金钱畅快的解决方案而不得，这痛苦才的确有分量。正是因为人毫无疑问地选择富有，痛苦和匮乏才的确能够发挥它们“怪物”“反派”的角色和作用。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第一次感受到了土星的深渊感
像是绞肉机一样向下转动

(为什么写“绞肉机”而不是“搅拌机”？因为绞肉机会让人有身体的代入感)

冬日

我在那灰色寒冷的冬日
在晦暗天气的白色楼梯间中下楼
在那转角处的窗户，
我看见了一颗茂盛燃烧的黄金树

冬日燃烧

冬日，世界蒙蒙的一片灰白，白炽灯的楼梯间里就更是如此。
我在下楼的转角，撞见了他
“啊！你好～”
我抬起头，迎头撞上他脸上那灿然的笑容与声音
我的脑袋里好像有什么被击穿得澄澈，点亮了
仿若在看见那笑的一刻起，我全身的善意就已然准备好要服务于他

荒草破落

饮月栖风

栖息于破落得山间青翠流入的神社漏入的风流阵阵

“现在是夏天，这边尚且凉意阵阵.....

到了冬天，你该怎么办呢？”

“到了冬天，就死去了呀？”他不免惊讶地问我

“啊？”

现在是夏天，绿意流露粲然，凉绿流在风中

“到了冬天，就死去就好了吗”

真不知道，他和我，此时谁更惊讶。

(这是神主，作为月影的“神主”)

虎稔花

他是一只猛虎，
穿着宽大的袈裟，以至于对比下身材看起来不那么高大和吓人。
双手被佛珠缚着，只不过他平时都将此藏在袖子里，两只手一拢，
就是一副行善、贫穷、隐忍、坚毅的僧人形象。

被缚双手而捻花

双手向上（当然只能双手），右手圆拢地作出兰花的样子

遇见我时
他逐渐喜悦
显露出吃人的形象
凶残得喜悦得浑身袍子张开飞舞，如同绽放

地下花「硬结界」

月伫人

自从那一天后，他就不断寻求长生不老的方法，痛苦地延长自己的寿命

“就为了能够一直看到月亮？”

“他自从那以后，就相信月一直看着他之类的，为了夜晚而不愿意衰老死去”

“疯子”

“恰如其分。”

(ps 只是个实验性想法，正经的月伫人应当是千年的呼应，而非不愿意离去)



钢铁巨兽



机翼钢刀

也像美工刀 (?)



天堂飞翔

注意云燃烧的金边仿佛要渗透云本身，仿若要升华每一支神经（深入每一点内部，仿若棉花浸水）、「全然」沐浴

傍晚的苍蓝

傍晚的苍蓝，就像是黄昏一场大火的余烬

傍晚的苍蓝，就像是黄昏盛大的神圣燃烧的余烬

(神圣（主语）燃烧（动词谓语），而不是“神圣的燃烧”“神圣地燃烧”，燃烧不是名词)

宝蓝与青蓝

人间一片暗晚

天空呈现着宝蓝与青蓝（宝蓝与青蓝从云潮的触手所不能及的地方流露而出，静谧更悠远，透露出一股 纯色的超越性与神性 的空间开阔感）

2023-11-29 Wed

兵马天上

戈战

那人用长戈与天呪战斗

天呪一阵躲闪应对后，靠到了一面建筑的墙上，墙上有钢制的平面防盗窗

而此时那人拿戈劈来

天呪扒下防盗窗，用栅格挡住了劈砍

接下来就是用防盗窗格挡戈的攻击，在那相互周旋之中

那人一看天呪用防盗窗格挡了所有的劈砍，于是迅速地改用直刺，穿过网格刺后面拿着防盗窗的天呪

天呪在防盗窗后左闪右避从格中迅速刺出的尖戈

两人相互纠缠，不相上下

天呪抓住那戈刺入栅格、被栅格所固定的机会，把迅速连着防盗窗带着那戈扔了出去

那人因基本功不牢，没有抓握武器的功夫而被缴了械

天呪在那防盗窗和戈离手的那一瞬，迅速地扑向那人

体术较量

那人与天呪纠缠紧实，被连接了两三拳

那人抓住机会，迅速挑起戈来，连带着那防盗窗一起，向天呪刺去

天呪一闪身，闪开了那飞起防盗窗里刺出的戈，

但此时防盗窗在戈杆的中部，已不是能像之前一样只露戈头迅速伸缩的情况了

天呪抓住这个机会，迅速抓住了戈的这一端的杆

两人就在防盗窗的两侧，分握一杆两柄而较量

最后，天呪趁对方没反应过来，一脚踢向防盗窗

“去！！”

那防盗窗像是滑在轨道上的导弹一样射出，击中了那一端的那人，那人应声而倒

天呪上前，扔开盖在那人身上变形的防盗窗，用戈指着她

“……鼻青脸肿了啊”

天呪用那戈割下了他的头，刺在戈上，立在地上之后就去收拾东西走了

走之前，东西刚收拾好，她还俯着身的时候，对那戈上的头说……

2023-11-29 Wed

花园

戈战（2）

梅雨之战

那淅淅沥沥的无色雨，把大地上的苔藓一般的万物染得灰惶

设定补充：那人也是如天呪一般的性格，十分沉稳，但还嫩了点。是个年轻而稳重的家伙

也是应战全力而待、牙关紧咬不松、浑身肌肉八分紧的人

只不过，他在战斗中的经验尚浅（尚且不知道应对每个动作的“最优解”、反应的迅速程度也略逊一筹），还会有一线慌乱、还会有一线迫不及待、还会有一线恐惧的不知所措

所以……天呪最后与被杀死的他说了什么呢。

戈战之中，两人一句话也没说也没喊

他死前的话是

“……鼻青脸肿了啊”

戈战（出走）

戈战中的那人，是加入了我们，和我们一起生活的
天呪对杀死他的心虚，就是从那整理东西离开时开始的

天呪回来后，向我谎称他是一时有事在外面被绊住了脚，一时没回来罢了

他在夜里翻覆，

（画面）从闭着眼（皱着点眉头）慢慢睁开眼（半睁、静静地全睁分别是一副画面），然后又强闭上眼（皱更紧了些），皱眉越来越紧，最后咬牙流泪，下颌颤抖

“操”

他最后向我坦白，那人死了。只不过诉说的版本是“我们遇上了敌手，他为了掩护我而死”，“没说出来是因为他是因为我而死”之类的

在我们一起去祭奠他之前，天呪买了一把崭新的利刀

我们去坟墓前祭奠他

在买花时，我的一句话触动（刺激）了他

在祭奠时

我在悼念时睁开眼

发现天呪正跪在泥土前，用刀割破了自己的臂腕，血流入土地

他泪流满面，双眼直视头前，外人看来直视着大地，但实际上没有目光的凝聚点

他最终向我坦白了真相

我震动，但还是说有些成人的举重若轻地说“今天很晚了，先休息吧。”

天呪一夜未眠，靠在窗边

心情复杂地在夜中纠缠流动如毛线球，仿佛大脑梗住了，像一个毛线球的表面线虫爬动而内部已经硬结

他在想我，想我刚刚的样子，想那个家伙，想自己，四者纠缠在一起，一个想着想着就不得不连到另一个

戈战（出走2）

祂向我坦白后的，第二天晚上，
祂经过长时间的麻乱和思索和自我安慰，已然有些相信和希望我能够原谅祂

我站在祂面前
冷静而不免哀伤而决绝地向祂说出了，我还是离去的决定
于是我开始收拾最后的一点东西
向祂一条条地交代道
“房租我才刚交过半年，还有5个多月，你就住在这里吧，也有个安身之处。也算是我对你的一点点感谢……”
“水电和物业费我上次教过你了，就在……”
“你也有基本的常识和时间，继续自己学习人间的生活的东西了……”
祂瘫靠在门边，一手背扶着后面的墙，
一脸震惊，没看着我，而是15°向下低头，直视着眼前的地板，没看着任何东西，目光没有凝聚点

直到我拖着箱子出去到走廊了，祂突然从门里追出，头胸才刚探出门外，
我回头，皱着眉带着点愠怒“别来找我。”
天呴的表情空白（最后一点侥幸都被断绝了的绝望）

门关上了
祂在黑暗的室内，对着门，不无绝望和恼怒和不甘和毫无办法和撒娇地喊到
“我不是说了我很抱歉了吗！！”眼泪
像个无力的少女的不甘

（“出走”这一部分，最着重表现的，是“我”的态度，不是歇斯底里，不是狂怒或质问，不是直接的哀伤和原谅，而是在悲痛中作为成年人而思考，而思考的过程留白为天呴那晚祂自己的心理活动，最后祂看见的只有我决绝的决定。
以及我出走时，最后交代的细节也很重要。我不是像小孩子一样愤恨不平，而是的确在交代着最后的给祂的事情。那样的绝望和决绝是“争吵”无法企及的。
而就算我做出了决裂的决定，也没有多余的怨恨发泄在祂身上，而是明白这是自己的情绪，克制在自己的范围内，而在旁观者看来则是坚硬又流露出一点点愤怒的痕迹
我的成熟、愤怒与冷静是主要的表现主题之一

另一表现主题是，天呴的（对那人的）不面对、悔恨、悲伤、（对我离弃的）焦虑、不愿失去“我”的悔恨与害怕

啊啊好难用词语说清楚，还是具体到具体的情景中用情景来表现和标记那些五味杂陈的情绪好了）

死者愧疚

戈战——最后一幕，在坟墓前

对死者常怀愧疚与痛苦，觉得自己怎么补偿也无法挽回，怎么也“不够”，才是对死者proper的心
而什么时候觉得自己“已经补偿很多了”，通过计算觉得自己的补偿能够cover对方的命了，那么就是对死者的亏欠

常怀愧疚，觉得无论如何都无法挽回和补偿，你就已经对死者有了足够的尊重和补赎
觉得不够的状态，才是你对他所应该持有的悔恨的救赎

死者的死亡永远无法挽回和补偿
让这即成的事实，能结出最好的结果
才是赎罪者能达成的最好的努力与救赎

这是一篇没有标题的日记

雪啊雪啊，仿若这灰白世界在崩解啊
飞屑满天，世界的碎片
天空的遗骸飞舞

2023-11-29 Wed

飞船

如雾如气

雪的世界仿若有一层色调
让一切都带上了浅蓝的净白
雪境之白

雪

一片明净的天境，水做的天空，空荡的深渊之镜
正在落雪呀
天空的碎片

秋

她倚靠在浴缸中，回头向后看着那玻璃墙

墙外茂盛的枯枝黄叶如漫如山，

（这里是山间隐蔽的一角，浴室在一个内V字形的山坡底下，所以山坡上的植物枯之后，枯枝叶堆叠，在玻璃墙里看得堆叠如山）

下雨了

窗外的枯叶开始响起秋意与枯意，响起秋雨雨水的轻灵点点

那秋叶的哗哗，逐渐如同风暴一般

天狗の手帖 ~ Mysterious Note

五色的梦夜

夜晚，大家都躺卧呼吸，呼出鼻息
地球的大气充满了人在夜晚呼出的欲望、欢乐、彷徨、恐怖
因此夜空显得五彩纷呈

五色的梦夜 (2)

地上的那么多手拉住了我的手，使我和祂不至于落入星空

而地球呢？

地球啊，尘埃啊，落入那旋转万古而辉煌的光芒灿烂的星空银河里去吧

风雪夜深

风雪之下，夜晚仿佛更深了
夜空仿佛更深了

更深层的夜晚（如同地狱的某一「层」一样），便是永远的风雪交加

那在那以外风雪吹拂的夜晚的建筑废料堆砌地的烂尾楼一楼
夜晚

雪夜城市

雪夜城市，风与夜的甬道吹来大雪
两侧的居民楼亮着几扇窗户的灯，电线杆
风雪甬道

在大风雪夜
在顶楼俯瞰
大风雪将夜晚的广阔无垠吹彻这城市
城市如同浸水棉花般被浸透，如同气球般化为小山藏世界的广阔

雪日银天的烟囱

雪后，天一片沉默的银白
沉落的灰银

远方的灰白无色的工业烟囱，默默地升着烟团，默默地破散，或者是升到浓云团团里去了

雪日的静谧

葬的恶魔

葬的恶魔——雪
娟绸满地的盛大的葬礼
如同花开
人的葬，总是一种礼。此礼总是极尽可能地盛大，如花开一般

祂是个无知无觉的小孩子的形象
人的死亡，本是客观的
武器是一把几乎是一个圈的，满圆的镰刀
祂在人死时
总会与人一起跳起舞
人跳起那与生俱来的、无知、无感、如同一块石头一样自在的与先在的舞
相互转圈，直到镰刀的内刃割下脖子

那时，血液充塞全身，鼓胀为硬，痛苦
血回到大地和空气

祂的另一个东西是盆
鼓盆而歌之

梦子划过

画面

梦子带着长柄镰刀划过

所过之处，人头轻盈地从大家的脖子上飘飞而去，留下干净的切口

梦花开

梦花无色

梦花在梦中呈七彩
如同虚假又人造的无色

梦天空

梦中，天空一片蓝，地上的楼房如同由灰色的纸剪成
一块圆形的影子凹槽镶嵌在这平面画面中
纯黑地镶嵌在天空中，暗示着这看起来有景深的城市与天空的“不对劲”
(传达梦中隐隐的“不对劲”感)

天空上堆满了玩具
堆满了人世俗的欲望，狭隘的妄想
从梦里看不到天空啊

窗户被抹除了
不再醒来
不会再看到天空了

从梦中出后

从狭隘恐怖闭塞（不是梦真的很狭小，而是梦，总给人一种闭塞感）的梦中出来后
我从闷闷的棉花卧室走出来

站上楼顶

那遥远的夜风吹来

“那夜风是从很遥远的地方吹来的吧

我们竟在这样大的一个世界中啊”

夜空广阔

从只有自己的梦中脱出

站在世界上

武士与螳螂

日本武士元素与螳螂的结合

2023-12-01 Fri

肠道

2023-12-01 Fri

巫师猎人

2023-12-01 Fri

大树绽枝

泰坦

战争的恶魔

一个大球，上面伸出许多全副武装的日本武士的上半身，挥舞着刀剑
那个大钢球

或者是一个大肉球，上面有很多不死人狰狞着

插花

晴日，海天一线
海边的道路，有着白色的欧式花瓶形护栏
画面中心的女孩（在匆匆前进时）手里的花散了出去
花的散开和女孩的行进使花的“气溶胶”形成一个大的半椭圆
女孩笑了，也顺势将手散开

黄金树

树冠如圆形
金黄的树叶漫展延伸
如同打翻的水杯的水渍一样延展而绽放的
枝条漫绽，而树叶煌煌而明亮

夜晚开花，如同银河

(以前展现的更多的是金黄光明，如今更多地是展现树的枝条漫绽感)